



林肯輝

離家出走

得獎感言

是啥人「離家出走」？

你欲信無？阮兜彼隻老狗，行路都已經無啥會好勢矣，煞會拍毋見去！閣較識古的是，拍毋見一暝了後，竟然有才調閣揣倒轉來。

毋過，這毋但是一个揣狗的故事，伊是咧講「拍毋見」這件代誌。離家出走的無定著是狗，嘛會是「人」、是「心」抑是「記持」。

感謝評審，予這張「毋但是揣狗」的告示單有機會予人看著。

多謝我的媽媽張富美女士和爸爸林木壽先生，佢鬥飼狗閣賜予我遮爾嬭的母語——台語。



離家出走

老人穿一領無合軀的外套，深咖啡色——深色好，垃圾看袂出來。手腕總去、挽鍊仔嘛歹去，閣有一个臭羶味。咬一喙肉囵佇手底，彼隻狗隨倚過來食，食煞掠老人金金看。老人共規塊肉擲予伊，狗隨閣食了了。

「阿母，我轉來矣……阿布咧？」

「曷知！人去煮食的時猶佇咧啊！袂無去啦！先來食。」阿母那講那款碗箸。看亭仔跤的鐵飯殼仔，飼料猶溘溘，無啥振動著。

阿布溫馴乖巧，袂共人歹、袂共人吠，眾人好，阮母才放心無共伊縛咧，在伊四界賴賴趁。夜市仔是伊的地頭，彼箍圍仔的擔頭家差不多攏捌伊，若毋捌，百面新來的。阮下班轉到厝，不時嘛揣無狗，拄頭仔會緊張，久來嘛慣勢矣。

食飯飽，齒戳仔黠一下仔喙齒，哈一杯仔燒茶，看時間差不多矣，oo-tóo-bái騎咧，來去揣狗。

若到日落黃昏，天色漸漸暗的時，原本散佇巷子底的擔仔台，開始予人用揀的、抑是用估機車拖的，一台一台來到夜市。擔頭家愛先共停佇路邊擋著擔仔位的機車徙走，擔仔台才有位通排。親像鬥圖全款，一片一片的圖片仔攏知影家己的位，沓沓仔攸倚來，夜市仔完整的圖樣就看現現矣。食材規箱搬起去擔仔頂，錢篋仔囵好勢，擔仔面斟酌拭予清氣，瓦斯戛落去，食柴油的發電仔摸予發，沉沉的起磅聲「pòng、pòng、pòng……」予人知影擔仔精神矣，黃色的電火珠仔切予著，擔仔的目睷擘金矣，迎接第一个人客交關。「來喔！好食的喔！」一擔一个氣味，用估抽風管共油煙排出去布帆頂，為著三頓，擔仔著愛拚甲怦怦喘。

我騎到位的時，夜市仔早就已經冲冲滾矣。Oo-tóo-bái停路邊，行入去考秫秫的人群。

夜市仔真鬧熱，濟濟聲音絞絞做伙，有喝賣的聲，「囡仔兄，來要報箍仔喔……」；少年仔咧放電子音樂，「tōng-tshír-tōng-tshir」；隔壁擔輸入毋輸陣，咧放台語歌，「我問天，我問天，敢會當莫創治……」；賣佛經『CD』的擔仔咧普渡眾生，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。佇夜市，毋但鼻空無一時閒，耳空嘛是鬧熱滾滾。頭前彼擔肉羹，阿布定定去交關。

「頭家娘，無閒喔！」我攆入去肉羹擔，大聲用喝的：「有看著阮兜彼隻無？」

「今仔日猶未來呢！」頭家娘頭犁犁顧咧搥麵，邊仔閣有人咧抖肉羹、切肉卷，逐家無閒頭頭。斡角彼擔「七里香」，頭家和阿布真熟。

「頭家，借問，阮阿布敢有來？」七里香擔仔前，人客插插插，我探過一排人頭，大聲問頭家。

「無看著咧！」頭家那拭汗那講。這擔的雞尾肫好食，阿布會使掛保證。嘛無佇遮？只好翻頭來去揣阿宏問看覓。

「阿宏，你敢有看著阿布？」阮小弟和個某阿瑜佇夜市仔烘燒腸，伊嘛無看著。

「Hánn？閣走無去，有佇七里香遐無？」燒腸擔頭前一堆人客咧排隊，紅紅的爐仔頂，發煙的燒腸嘛咧排隊。阿宏照頭直直反，烘好換阿瑜接手，共燒腸劃一巡、下醬料、鋪『cheese』、用火雞燴予赤赤、裝橐仔，收錢、找錢。「多謝，才閣來喔！」阿瑜笑叻叻。

「彼幾擔攏揣過矣，攏無！」看個遐無閒，歹勢閣共吵。

「阿兄，阮夜市仔有一个群組，我去頂懸問看覓，若有消息會共你講。」阿瑜那烘『cheese』那講。

當初阿布就是予人放佇阿宏的擔仔邊，阮看伊三工攏無人來牽，毋才共祛轉去。伊共遮當做後頭厝，三不五時會來巡，看個翁某茈仔有正經做生理無。今仔日煞嘛無來。

奇怪，阿布較捷去就是這幾擔，是按怎攏揣無？共範圍植大，我睅佇人群當中杳杳仔行，頭犁犁四界巡，連一寡無可能的所在嘛攏揣透透，視線佇每一雙鞋仔之間的間縫斟酌看，淺拖仔、懸踏仔、運動鞋恰su-lip-pah佇目睷前行來行去，期待後一秒，阿布的形影就會出現。

彼暗，阿布無轉來。

阿布來阮兜已經六冬矣，這是伊第一改佇外口過暝。到底走去佢？發生啥物代誌？敢是趕到某乜所在，行袂振動，無才調轉來？最近伊的跤無啥會接力，透定行行咧覆佇路邊毋肯振動。予人掠去剗？這較無可能，伊的肉lòm-lòm，看起來就無好食款，呔討有人喙斗遮糲？哺這種老狗躡躡家己的牙槽。抑是予車揸著？阿布行佇路裡，袂輸家己上大尾，攏無咧看路，緊慢會出代誌。著！聽人講最近有彼種真惡質的人，用毒藥毒死貓仔、狗仔，阿布遮梏鬼，凡勢予人毒死。啊！敢是最近欲共減肥，伊起毛糲，離家出走？規暝烏白想，一直到翻鐘才杳杳仔落眠。

「Khang、khang……」睏到半暝，門外鐵飯殼仔摔佇塗跤的聲共我吵精神。敢轉來矣？緊從出去看覓，天頂半片月咧顧更，牆圍仔拄好共巷仔口的路燈開著，規个亭仔跤若浸佇墨水內底全款，暗眠摸，干焦彼塊鐵飯殼仔匿佇塗跤咧反射微微的月光。

「阿布！」恬靜的巷仔內，連家己的喘氣聲嘛聽甲明明明。

「Hóm」一聲，是阿布！聲是對亭仔跤上暗氈彼片來的。

一步一步杳杳仔行倚過去，烏暗當中，敢若有看著一个人的面模仔，奇怪，哪會干焦一蕊目睷？倒片彼蕊塌一空，無目睷仁。

「啥人？」我的聲音必必顫。

雄雄，彼个人影對我的身軀邊從過來，我予搥一下跋倒，伊向巷仔口跋一下、跋一下直去，邊仔摸一隻狗。

「喂！莫走！阿布！」緊起來逐。

逐到巷仔口，看著藍色、紅色兩葩電火咧爍，是警察車，警報聲直直霆。

「噹！噹！噹……」毋過，這個聲聽起來無成警察車，敢若佇佗位捌聽過。

「噹！噹！噹……」目睷擎金，我煞倒佇眠床頂，手機仔佇眠床頭直直噠。

目睷掙掙咧，手機仔提來看，是阿俠敲電話來。

「我到羅東矣，緊來載我！」阿俠昨暝聽著阿布拍毋見的消息，隨喝欲來鬥揣。今才八點，真正就到客運站矣。

緊摔起來，回想拄才的夢境，阿布是毋是「託夢」欲予我線索？呸呸呸！死去毋才會託夢，阿布是猶揣無爾爾。

先敲電話予同事，共今仔日的工課交代好勢，殘殘請假，規心來揣阿布。

手面洗好，揣一跤揸仔，滾水罐斟予滇，和手機仔、行動電源、皮包仔攏擲入去。換一軀扭掠的衫仔褲，提兩頂安全帽，機車騎咧準備出門。拄到巷仔口就看著阿爸對外口轉來。

「爸！遮早你去佗？」

「都去土地公廟仔拜拜啦！阿布猶未轉來乎？」廟仔佇阮兜附近，厝裡若有代誌愛參詳，阿爸就會去揣土地公。

「嘿啊！我今仔日請假，欲去揣阿布。」

「喔！按呢喔，騎較慢咧，土地公講阿布會轉來啦！」

安全帽戴咧，ba-khuh-mí-á內底看著阿爸對我攞手。

順路買兩粒飯九佻豆奶做早頓。到客運站，遠遠就看著阿俠。

「昨暝都共你講免來，你閣來！」講是按呢講，喙角的笑容是袂嚟湍的。

「阿布拍毋見，是叫我欲按怎上班啦？」阿俠對伊的揸仔底提出一疊『A4』的影印紙，揀予我。

「這啥？」展開一看，頂懸有阿布的彩色相片，下跤有伊的基本資料：

鬥揣『毛小孩』

品種：黃色『拉布拉多』

年齡：大約13歲

失蹤地點：羅東夜市附近

失蹤時間：109年正月初六暗時六點左右

聯絡人：林先生0911○○○○○○○

「你看，揣狗的廣告單！咱會使提來四界貼抑是四界問！按怎？有巧無？」愛人呵咗的款。

「巧，真巧！獎品飯丸一粒，緊食，今仔日工課真濟。」阮兩個就佇路邊那食那討論。

「你嘛咧笑談，阿布遐濟相片，你哪會揀這張？」我一手飯丸，一手廣告單。

「這張佗位毋好？古錐啊！」阿俠講甲真認真，連飯粒仔都噴噴出來。

「你共看，這張翕的角度對頭殼頂翕倒落去，頭大大，身軀細細，古錐是古錐，毋過看袂出伊的體形啊！」阿布十三歲，算是老狗矣，相片內底，伊目睷窟仔lòm-lòm、頷頸的肉垂垂，和「本人」是蓋成。

阿俠繼續食伊的飯丸，笑笑，無愛插我。

「行，欲對佗開始？」我喙拭拭咧，豆奶款兩喙就解決。

「Mh！這愛看款，若準阿布是予好人煮去，彼个人有可能會去寵物店款一寡飼狗的物件，無就是煮阿布去動物病院掃晶片。按呢看來，咱先來去寵物店問。」阿俠自信自信。

「啊若是予歹人掠去咧？」我刁工欲共考試。

「若按呢，就愛去探聽羅東佗位有咧賣狗肉囉！」阿俠反倒轉來共我嚇驚。

「拜託，今啥物時代矣？忖有人咧賣狗肉啦？」明其知影伊愛講耍笑。

「啊若毋是予人掠去咧？」

「無予人掠去，就愛去伊較捷去的所在一位仔一位揣。阿布的跤最近加足無力，無可能走傷遠。」

「好，柯南，聽你的。就先來去附近的寵物店問看覓。行，上車。」安全帽交予阿俠，伊一上後座，機車綴咧戥一下，出發！

「往改，阿布攞會和你同齊來車頭載我，咱三个『三貼』……」阿俠的聲音佇我耳空邊飛，我煞嘛感覺跔踏仔彼位空空，袂慣勢。

老人共箸園落來，雙手掌佇跤頭跌，對紅色塑膠椅仔起來，跔落去摸狗仔的頭。邊仔的人聲嘻嘻嘩嘩，足吵，老人顧摸狗仔，敢若咧想啥物代誌。過一睷仔，才閤查查仔倚起來，手摸狗仔領頸的鎖圈仔，「阿發仔，行，來去轉。」

來到阮定定買飼料的寵物店，門口一大塊落地窗，內底的動物仔百百款，貓仔、狗仔無稀奇，兔仔、番鼠嘛已經無趣味。這馬上衝的是進口的寵物，美洲的青杜定、非洲的大尾溜……無奇不有。一个囡仔兄躡跤尾、領頸伸長長，摸個阿母的衫仔裾咧討論欲買佢一隻。看玻璃窗貼的價數，對幾千箍到成萬的攞有，較貴的就愛幾若萬。「分期付款」、「你值得擁有」、「選我、選我」……各種海報貼甲花li花貓。阮兜阿布是拈轉來的，無開錢。新聞不時咧報講佇公園看著予人放生的青杜定、佇社區掠著對厝裏偷旋出去的大尾溜……這個城市變成一間足大的野生動物園，遮的五花十色、過鹹水的動物，凡勢有的就是對這間店賣出去的。

「頭家娘勢早！歹勢，阮彼隻狗——彼隻『拉布拉多』昨暝拍毋見去，恁敢有看著？」

「啥！你是講阿布？拍毋見？」

「嘿啊！昨昏欲暗仔就揣無矣！請共阮鬥注意。」

「好！無問題。」

「頭家娘，阮有印揣狗的廣告單，恁店門口，敢會使借阮貼？你遮生理好，人客濟，看著的人嘛較濟。」阿俠真好喙，對揸仔底抽出一張揣狗的廣告單。

「好，做你貼。」頭家娘喺笑目笑。「啊若真正搵無，才來阮遮閣買一隻喔！阮嘛有細隻的『拉布拉多』。」後壁這句予阮兩人險仔反白睚。

佇店門口彼塊落地窗頂懸揣著一个位，共阿布的廣告單貼上去。誠拄好，倒片的窗仔內就是頭家娘講的細隻『拉布拉多』，猶無啥會曉行，圓輾輾的身軀，無辜的表情，足成電視內底咧賣衛生紙彼隻。廣告單內底阿布的相片老mooh-mooh，和彼隻幼麵麵的狗仔罔比起來，實在天差咧地。阿布來阮兜的時已經無少年矣，阮毋捌看過伊細漢的模樣，無定著嘛是遐爾得人疼。拄才彼對母仔罔猶未決定欲買佗一隻，阿俠雙手展開共個介紹：「倒片這隻是細漢的『拉布拉多』。」越頭手指阿布的廣告單講：「食老就會變按呢喔！」

彼个罔仔兄聽了喺覷覷，強欲吼出來的款，我緊共阿俠摸走，驚伊閣繼續講落去。

「咱來去夜市仔和公園閣揣一擺，無的確昨暝傷暗，搵無真。」

夜市仔和公園拄隔壁，阮共伊較捷去的所在閣巡一遍，連公園嘛自頭到尾閣揣一斗，就精差無共草疔掀起來niâ。沿路若有做早市的，就提出阿布的廣告單共問；若有願意予阮貼的店面，就提一張共央。

「Mh，這隻都阿布啊！你是阿布的主人諾？」狗煞並主人較出名。

早起的公園口冷冷清清，和暗時鬧熱滾滾的情形完全無仝。阿布定定跼的所在干焦一塊石桌圍幾個仔老人咧行棋子。我咧想，昨暝和今仔日攏搵無，伊敢會根本都無人來夜市仔？

這個時陣，手機仔嘵矣。

「喂！阿兄，你佇佗位？」是阿瑜，口氣聽起來不止仔緊張。

「我和阿俠佇公園揣阿布。」

「你緊過來新羅派出所！」

「新羅派出所？你哪會佇派出所？」

「你先來才講啦！」

電話掛掉，緊起去機車頂。

「Siáng敲的？新羅派出所？」阿俠猶捎無摠。

「阿瑜這馬佇遐，我先過去看覓。拜託你佇遮繼續揣，保持聯絡。」

我安全帽仔戴咧，機車騎咧就phe出去矣。

從入去派出所，看著阿瑜和一位警察坐做伙。這位警察目睷單巡、細細蕊，毋過真大穰，揸一圈肚。兩人佇電腦頭前嗤舞嗤吡，毋知咧繩啥。

「阿兄，你看，是阿布！」阿瑜看著我，隨共我咻過去。

我倚過去看，螢幕內底一隻肥腩腩的老狗，涼勢仔涼勢對興東路橫過中山路，往夜市仔的方向幌過去。

「你是主人乎？你看，昨昏下晡五點半。」警察目睷微微共我gió一下，指錄影畫面的時間予我看。

「時間對會起來，伊真正往夜市仔的方向去矣。」Tshé！毋過，是按怎昨暝夜市的人攏講無看著伊？

規暝無看著狗仔影，心內已經按算可能揣無矣，想袂到會佇遮看著阿布的畫面，足歡喜，嘛感覺足珍貴的，無的確是伊佇世界上最後一个鏡頭。我越頭問警察：

「警察先生，借問一下，我敢會使共這個畫面翕落來？」

「照規定是袂使啦，毋過，我想一下……我去提水……」警察倚起來，頭那抓，那行去飲水機斟茶。趁這個時陣，我偷偷仔用手機仔共阿布的影像

翕落來。佇派出所做賊仔，予我緊張甲心臟強欲逃出來。這個警察是好人，彼圈肚予我想著彌勒佛。

行出派出所的時，看著壁頂糊一張揣人的告示，頂懸的相片有老的、有少年的，查埔、查某攏有。個是啥物因端來失蹤？是失去生活智能、出去毋知通轉來？抑是刁故意離家出走？這張紙頂懸，每一個生份人背後攏有咱無了解的困境。親像其中有一張查埔人的相片，剃平頭，倒片目睷仁白霧，下跤有文字說明：

性別：男。年紀：70歲左右。倒蕊目睷青盲，
正片跛跛。失蹤時間：民國103年四月。

算起來已經失蹤五冬外矣，敢猶揣會轉來？我干焦為著一隻狗都摔跋反矣，閣較免講親人拍無去。個厝裡的人是按怎度過每一暗？一工、兩工揣無人，三冬、四冬原仔是無轉來。煩惱，會沓沓仔麻痺；希望，嘛漸漸變懷疑，久來，只睹告示單頂懸的一張相片，伊的年紀永遠留佇翕這張相片的時，本人變啥形？厝內的人嘛認袂出來矣！最後，對伊的記持慢慢仔變薄，薄甲親像這張告示全款，若一港風吹來，凡勢就飛去天頂，無看見影矣。

翻頭想著我欲揣的毋是人，是一隻狗，煞淡薄仔歹勢。毋過，阿布對阮兜來講，嘛算是全一家伙的。遮的警察真無閒，並無為著我揣的是一隻狗，就起呷面抑是無欲插我。我去路邊的便利商店買一杯咖啡予彼位穿警察衫的彌勒佛，表示感謝。

這時，阿俠對夜市仔彼片過來和阮會合。看伊頭犁犁，目箍紅紅，我嘛歹勢問，肩胛頭共搭搭咧。

阿瑜的手機仔響矣。「喂，是……喔？誠實的？好、好，多謝！」

「阿兄，夜市仔彼擔羊肉湯的頭家娘講，昨昏欲暗仔，有看著一个人提肉飼阿布，無佬久，彼个人就共阿布牽走矣。」

「欲暗仔幾點？」阿俠的目睷隨金起來。

「伊講六點捅。」

阿布真正有去夜市仔！彼擔羊肉湯是佇夜市的入口，佇遐就予人湊走，莫怪夜市仔內底的人攏講規暗無看著伊。

「行，咱來去羊肉湯遐看覓。」

「阿兄，我愛去做生理矣，若有新的消息隨時聯絡。」阿瑜不管時攏是笑微微。

「無閒做你，多謝。」

越頭看著阿俠提手機仔出來，頭攏無擔起來，手機仔砵砵擲。「小等一下！我共咱揣狗的消息phoo去『蘭陽知識家』。」

「『蘭陽知識家』？彼是啥？」我算是古早人，網路世界，我是無半撇。

「喔！你毋捌啦！這個『FB』社團內底有二十外萬人，有任何疑難雜症、哩哩砵砵的問題攏會使來遮問。好矣！等消息。行！」

老人手摸狗圈仔，人和狗仔寬寬仔行。狗仔行袂振動，蠟佇塗跤。老人對狗仔講：「你佱我全款，老矣。」出手強共狗仔摸起來。

阮兩人來到羊肉湯擔，擔仔猶未開，阮倚佇興東路佱民權路的十字路口，想著一个新的問題：彼个人牽阿布行到遮，繼落來是直行？正幹抑是倒幹？

「你看！」阿俠用手指路口的電火柱仔。「遮的柱仔頂懸，每一个方向攏有攝影機，而且攏毋但一支。」我擡頭一下看，誠實的，攝影機的線路

佇半空中經甲密密親像蜘蛛網，真正是天羅地網。鏡頭翕過來、翕倒去，每一個角度攏翕甲齊齊齊，莫講一隻狗，所有的蛇蜚、烏鼠攏逃袂出遮的天眼。「咱只要閣轉去派出所調監視器的畫面，就會當看著彼个人共阿布牽往佢一个方向去，緊行。」阿俠腦筋趲了比我較緊。

轉去新羅派出所，彌勒佛警員當咧咁我送的咖啡，看著我又閣轉來，害伊差一點仔喉著，微微的目睷強瞪出一縫，袂輸咧講：「哪會閣是你？」聽我講了，伊又閣替阮調昨昏六點插興東路佾民權路路口的監視畫面。這個路口有二十插支鏡頭，警員真有耐心替阮詳細檢查，連鞭絞緊、連鞭bak-kuh，斟酌揣。

「等一下！」阿俠目睷真利，手指其中一个畫面。

「這敢是阿布？」螢幕的邊仔角有四肢狗仔跤，前後出現兩秒鐘的時間。

「著、著，是阿布！」閣再看著阿布的形影，心肝頭必嘆惱。毋過，這個鏡頭無啥路用，看袂出個對佢一个方向去，有淡薄仔失望。

彌勒佛警察倚起來，手插脲，講：「無要緊，恁共名佾電話留落來，若有民眾提供消息，我會佾恁聯絡。」共電話抄落來，和伊交換一張mè-sì，原來伊姓黃。

阿俠檢查手機仔，看『蘭陽知識家』敢有新的消息，有十幾個網友替阮轉傳出去，毋過，猶無人有阿布的消息。所有的線索到遮齊斷矣，心情對天堂跋落地獄。

往陣，看人佇公園牽狗散步，有的主人會共狗仔穿衫、穿鞋。有的用紅嬰仔車共揀，驚伊熱著，提電風予吹、提葵扇共搥，袂輸咧奉待序大人。我

攏會笑主人是狗奴才，閤譬相講：「對個爸母敢有遐有孝？」這馬，我為著一隻狗，全款四界從、四界央，想著毋知是欲哭抑是欲笑。

老人行入去店內，店員看著伊，共拍招呼：「誠久無來矣。」老人無講話，恬恬佇架仔頂揀一包上俗的飼料，去櫃台結數。對褲袋仔搵一丸皺襞襞的紙票仔和銀角仔予店員，越頭就走矣。

頭殼頂有水滴落來，擰頭一看，雨來矣。奇怪，彼月明明都出日頭，頭殼頂哪會落雨？拍開機車的尻川坐仔欲提雨幔出來穿，煞看著兩領，一領我的，一領阿布的。

阿布這領雨幔是特製的。阮揣一支歹去的雨傘，共雨傘骨折落來，賸一塊圓圓的布面，柑仔色，真顯目。閤揣一頂無用的雨幔帽仔，阿爸用線共雨傘布和雨幔帽仔紮做伙，帽仔有觸鈕仔，會使固定領頸，雨傘布共伊的身軀嵌密密，柑仔色，佹命咧！

雨愈來愈粗，這陣，伊無這領雨幔，一定沃甲澹糊糊！

良心講，我從來都袂想欲飼狗。飼狗，哪有遐簡單？也著飼，也著搦屎搦尿。頭仔，阮兜若食啥，阿布就綴咧食，阿爸會裂肉絲摻白飯閤攪肉湯。後來，聽人講按呢對狗來講傷鹹，傷腰子，tsuánn換食飼料。食飼料，拄頭仔興興，食久就瘡矣，抹去伊面頭前，頭隨幹走，按怎苦勸都無效，就愛不時共換款，雞肉、魚肉、羊肉、牛肉，逐種口味食透透。若煮出去散步，就愛用一跤揸仔款齊著，內底有伊的四秀仔，一跤塑膠桶仔會使貯水予淋，嘛會使承水冲伊放的尿，閤愛攢兩三个塑膠囊仔，若佇路裡放屎，手就愛伸入去塑膠囊仔底，跔落去共狗屎搵起來。頭一改搵的時，活欲驚死，久來熟手就袂輸桌頂拈「柑」。拄著身體各樣愛飼藥仔，彼就真有通舞矣！藥粒仔囡

佇飯殼仔底，伊鼻鼻咧，哼一聲！越頭就走。藥粒仔就愛藏佇飯丸內底，外口糝肉酥，用騙的。有當時，無細膩予伊鼻著藥仔味，伊隨規喙呷掉，共飯、肉酥舐清氣，藥粒仔留佇塗跤，尾搖咧搖咧做伊走。定定咧想，我敢是頂世人欠伊會仔錢，才著這世人做伊的奴才？

兩年前，伊致著心絲蟲，注特效藥著愛開規萬箍，有人勸我莫加開錢，嘛有人講若驚伊艱苦，會使安樂死。咱毋是閻羅王，哪有資格決定伊的生死？就準是閻羅王，嘛愛照生死簿掠人。咱敢有問過伊的意見？哪會知影伊無想欲閣活落去？伊看我下班轉來會歡喜甲起來趟，就是伊欲閣和我繼續生活的證明。我無確定錢開落去百面會好，毋過我知影，若無拚看覓，一定會後悔。講到底，人生就是一間筊間，骰仔佇咱的手裡，撚出幾點，愛看命；若無撚，哪會知影有幾點？彼擺算是跋贏，毋過，這擺骰仔無佇我的手裡，若真正揣無，和阿布六年來的緣份就到遮結束，真毋甘，規个心肝掙掙。土地公伯仔，你毋是講阿布會轉來？

雨，佳哉落無久，日頭對雲縫偷偷仔探頭。

「你看！」阿俠青磅白磅的喝聲予我掣一趟。「出虹矣！」

虹？一支目鏡已經予雨沃甲全水珠，規面出油，目鏡嘛滑落鼻頭，清彩用衫仔裾共鏡仁拭拭咧，閣掛倒轉，看向伊手指的方向，虹，真正是虹！

「虹」的原理，我是佇『Pink Floyd』的一塊曲盤學著的。曲盤的封面是一塊三角形的「稜鏡」，白色的光線對倒片射入去稜鏡，佇內底拗一个角度，對正片湊出七種美麗的色水。大自然利用這個原理，一滴雨珠就是一塊稜鏡，滿天的雨珠就有千千萬萬的稜鏡，做伙共日頭光拗成一板七彩橋，橫過半片天。

這時，予我想起這塊唱片內底有一條歌號做「天頂偉大的演奏14會（『The Great Gig In The Sky』）」，自頭到尾無一句歌詞，無語言的障礙，『Soprano』用高音吟唱，煞會當聽著對性命的熱情、反抗、憤怒佢放下。離臺灣9800公里遠的英國，四、五十年前出版的歌，是按怎現此時會佇我的心內響起？擰頭看天頂彼板橋，心內咧想，今仔日規工碇碇從，是咧揣啥？敢干焦是揣一隻狗niâ？抑是一个親人？狗仔拍毋見值得按呢揣無？啊若人咧？啊若是一隻番鼠咧？性命，敢有分大細？偌大的愛才值得我繼續閣揣落去？我無答案，我干焦想欲知影阿布這馬敢佢我全款，嘛有看著這篷虹？

雨停矣，目睭煞全水，七種色水又閣濫濫做一色。

「虹呢！好彩頭喔！」阿俠真樂觀，手機仔提出來準備欲共虹翕落來，煞聽伊雄雄喝一聲。

「你看！」又閣予伊驚一趔。

「『蘭陽知識家』的一位網友講，昨暝七點捅，佇環鎮路和民權路口，有看著一个老歲仔拖一隻老狗過車路。」講煞，共手機仔拈予我看。

「環鎮路和民權路口？」哪會走遐遠？是按怎用拖的？心內足濟疑問。阮兩人機車騎咧，對民權路直phe往環鎮路的方向去。擰頭看彼篷虹已經杳杳仔茫矣，無要緊，另工閣有。

阮原本攏佇夜市仔附近玲瑯瓏，佳哉有這位網友的線索，予進度一下仔罔跳到遮遠來。網路，雖罔我無半撇，毋過，真正愛共呵咾，手機仔擱落去彼時，算袂清的「0」和「1」就佇空中颼颼飛，速度真緊，免幾秒鐘就隨飛到地球的另外一片，想著就頭殼皮擦擦。

問路的經驗已經真濟矣，阮知影無一定愛靠公家安的監視器，路邊真濟店面嘛會佇亭仔跤安監視鏡頭。行入去一間名產店，拜託予阮調昨暝的錄影

畫面，頭家真at-sá-lih，真緊就揣著阿布的形影，是一个真明嘛真恐怖的畫面。

錄影的時間是昨暝七點空二分的時，烏白的畫面下跤開始出現一个查埔人的背影，穿一領深色的jiàn-bà，行路跛一下、跛一下，跤手慢鈍。倒手摸一隻狗，看尻川賴就知影是阿布。伊予人拖遐爾遠的路到遮，行袂去矣，坐佇塗跤喘。

我和阿俠金金相監視器的畫面，目睷攏毋敢睇。過一分鐘，彼个oo-jí-sáng準備欲過車路，阿布軀佇塗跤毋振動，彼个人對阿布領頸的鎖圈仔摸咧，硬共拖起來。一个老人、一隻老狗過車路，速度真慢，真濟車停落來讓個過。這條環鎮路是六線道，中央一逝分隔島，阿布欲到分隔島的時，接載袂牢，佇路中央又閣坐落去。這時，畫面的倒片一台卡車駛真緊，來到個頭前雄雄擋落來。監視的錄影恬靜無聲，毋過，目睷看著這個畫面，袂輸聽著現場「ki……」一聲足大聲。路邊一寡人可能是聽著擋仔聲，同齊越頭看對路中央去。這陣人內底，無定著有一个就是佇『蘭陽知識家』提供消息的網友。看到遮，我和阿俠驚甲袂記得喘氣。

彼个oo-jí-sáng共阿布牽起去分隔島頂懸歇睏，路裡的交通才恢復正常。閣經過欲兩分鐘，老人閣繼續拖阿布寬寬仔行過對面片去，最後消失佇畫面的頂面。

我和阿俠兩人相對看，同齊吐一个真深真長的大氣，袂輸看一齣無聲，毋過緊張閣刺激的烏白電影。

共名產店的頭家說多謝，阮騎機車過這條環鎮路，想像昨暝阿布佇遮予人拖過車路，險險仔予卡車搥死的情形，予人真驚惶。

狗仔覆佇紙坯頂頭咧食塑膠盤仔內底的飼料，老人佇邊仔，坐一隻椅頭仔，毋知咧對啥人講話：「阿發仔，你走了後，就無人佮我講話矣……」狗仔繼續做伊食。「阮彼个囝，有若無咧……個兜我是無愛蹄矣啦，遮嘛毋知通蹄佬久……」狗仔真枵的款，無一時仔囝，塑膠盤仔舐甲清清氣氣。

「噏、噏、噏……」一通電話敲來，是阿母。

「喂，揣著未？暗矣，恁有食無？敢欲轉來食食咧才閣揣？」阿母的關心，我毋知欲按怎應，干焦吐大氣。

「……無要緊啦，凡勢別人恁去惜矣。」

「恁去惜是無要緊啦，上驚的是……」我毋敢閣講落去。「阮繼續揣，恁先食啦！」

電話掛掉，看天色已經暗矣，共機車的車頭燈切予著。無疑悟全這個時陣，規條長艱埭的環鎮路，兩排的路燈竟然嘛綴咧同齊著起來，原本黃昏暗茫的街路，突然間變甲光tênn-tênn。欲親目睷看著路燈同齊著起來的機會干焦一目瞞的時間，竟然予我拄著，心內暗暗仔歡喜，共這當做是土地公的一个暗示。胸坎仔騰起來，繼續揣。

電話又閣噏矣，一个無熟似的號碼。

「喂！我是新羅派出所黃警員。請問，狗仔敢揣著矣？恁這馬佇佗位？」

無佬久，一台警察車出現囉！車頂彼排藍色、紅色的燈真顯目，煞予我想起昨暝的夢境。黃警員開門落車，彼領深藍色的制服予人一種安全感。這時外口的天氣雖然澹溼閣寒，煞予人感覺有一窟溫泉水佇腹內，規身軀燒烙起來。

黃警員肱阮去附近揣一位鄰長，鄰長厝裡竟然嘛有規鄰的監視鏡頭通看。錄影的畫面證明阿布予人繼續拖往培英路入去。

「看這號範勢，阿布應該走袂遠矣。」阿俠這句話予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——阿布就佇附近。

阿俠和黃警員留佇鄰長個兜繼續看錄影，我開始沿路一間一間入去問。

「借問一下，昨暗七點外，恁敢有看著一个查埔人肱一隻大隻狗對遮過？」一間補習班的老師笑笑仔對我幌頭，四、五个學生囡仔圍佇邊仔，相爭和老師開講、問問題。我繼續行向後一家伙。

「Oo-bá-sáng，借問一下，昨暗敢有看著人牽一隻黃色的老狗佇附近行踏？」Oo-bá-sáng的視線對電視機徙對我遮來，無講話。一个國校仔五、六年仔的查某囡仔行來紗門邊，一隻烏色的土狗仔嘛綴來鬥鬧熱。

「阮阿媽耳空較重，你愛講較大聲咧！」烏狗吠兩聲鬥贊聲。我共手拂籬佇喙邊，大聲閣講一改。

「狗仔喔，阮這隻才兩歲爾爾，真勢顧厝。」阿媽笑笑仔講，伊的耳空真正重。閣來到隔壁一間火鍋店。

「歹勢，借問，昨暗七點外，敢有看著人拖一隻黃色的狗？」這間火鍋店拍算欲歇睏矣，頭家對椅仔頂起來，行來我的面頭前。

「是毋是『拉布拉多』？真老矣，行袂振動？」

聽伊按呢問，我規个人起雞母皮，心肝嚟嚟越，緊共應：「著！著！」

「來，我共你講……」頭家用手共我攞出去店門口。

「彼間，有看著無？紅色鐵門彼間。」伊用講祕密的音量。

我綴伊下頰指的方向看過去，巷仔底有兩扇紅色鐵門，鐵門內底一間低厝仔，真舊，烏烏暗暗的壁面有一扇窗仔，光光，內底敢若有人。

「我共你講。」頭家細聲講。「昨暝七點外的時，彼个人牽一隻狗轉來，老狗，行無啥會振動。」

「肥仔？黃毛的？『拉布拉多』？」

「敢若是。」

「你敢知影內底躑啥物款人？」

「我嘛毋捌伊……。頭家目頭一結，頭歪一頓，繼續講。「搬來兩年外，一个人躑，本底有飼一隻狗，毋過，無佬久狗就死矣。真孤戾，毋捌佢人相借問。我嘛袂曉講，橫直就怪怪啦！」

「喔！真多謝，我來去探看覓。」

按呢聽起來，機會真大，我的心臟愈跳愈緊。沓沓仔行倚去，鐵門無門，輕輕仔共揀開，突然間「kuáinn」一聲，我驚一下緊跼落去，毋敢振動。過一分鐘，看內底無人出來，才勻勻仔倚起來。這改共鐵門小可扶一下，恬恬仔揀開，輕輕仔閃身入去。門邊有真濟紙坯、幾若布袋的鐵罐仔、a-lú-mih罐仔，應該是拏來的。門關牢牢，邊仔一扇窗仔光光，光影咧閃爍，我臆是內底的人咧看電視。耳空覆佇窗仔邊，干焦聽著電視的聲，無其他的人聲抑是狗仔聲。繼落來欲發生的代誌，心內有幾若種版本。

我輕輕仔拚門，無人應，較大力閤拚。「內底有人無？」聽著一隻狗仔咧吠「hóm、hóm」，是阿布，我大力用跤共門覓開，看著一尾毒蟲馬西馬西，當咧食毒，阿布倒佇塗跤，我緊共摺出來。這是第一个版本。

第二个版本，「有人佇咧無？」我共拚門。「Siáng？」一个江湖氣帶重的聲嗽，粗聲重氣。門一覓開，看著房間內底全銃，彼个人是通緝犯，開始擲銃向我掃射。阿布予人縛佇壁角碇碇吠。

第三个版本，我揸門入去，看無阿布的影，煞發現灶趺瓦斯爐頂懸一鼎水當咧滾，水槽仔底一肢已經剝皮、看袂出是啥物動物仔的趺，血水涌涌津，一个和香港演員黃秋生生做誠成的人，提一支刀越頭對我笑。

想還想，現實中，我是術仔。我先偷偷仔退出鐵門外，提手機仔揣一通「來電記錄」，擲落去……

「黃警員，是我。」恬靜的巷仔底干焦我的聲。

「是，按怎？」

「我佇頭前這條巷仔底，你緊來！」這個咁咁擊的聲無成我的。

「巷仔底？好，隨來。」

無一分鐘，黃警員就出現佇我的尻脊後。有靠山矣！

「頭前一个頭家提供消息，阿布真有可能佇內底。」

繼落來發生的代誌，完全無照我心內三種劇本來搬。

「有人佇咧無？警察！」

十秒鐘後，門開一縫，一粒頭探出來。

「你咋暝是毋是有牽一隻狗轉來？」黃警員無拖沙，直接講重點。我親佇伊後壁。

「Hmh……有啊……」彼个人真坦白。

「開門！」黃警員下令。

門一拍開，我隨揸去頭前，用兩秒鐘的時間，掃描房間內。一塊單人份的眠床、一趺櫃仔頂懸囵電視，電視當咧報新聞，一趺用塑膠布崁牢的的衫仔櫥、一塊食飯桌，桌頂一雙箸、一塊碗、一盤塗豆，桌趺一塊塑膠盤仔，阿布就覆佇邊仔一塊紙坯頂頭。

「阿布！」第三秒鐘，我從去阿布頭前，這隻戇狗聽著我的聲，頭擔起來，對塗咬起來，頭歪一片，用眼神問我：「你哪會知影我佇遮？」

「啊都……昨昏佇夜市仔，我看伊無人飼，可憐，都想講……共㗎轉來顧。」尻川後聽彼个老人向黃警員解說。我緊共阿布抱出去外口，隨檢查看有受傷無，佳哉，看起來真正常，咬嘛無予人剝皮，伊喙仔裂獅獅，戇戇仔咧看我。

「這狗是有人飼的，你敢看袂出來？按呢算是偷牽喔！」黃警員這個範勢袂輸欲共伊㗎轉去派出所處理。換我開始緊張矣！阿布看起來無予人苦毒，嘛無予人掠去創，這個oo-jí-sáng無成歹人。我干焦想欲緊共阿布㗎轉去，一直共黃警員使目色，求伊準拄煞。

這時，阿俠嘛趕到位矣，伊看著阿布就「阿布、阿布」直直喝，阿布看著伊尾溜直直掙。

黃警員共oo-jí-sáng交代幾句仔話，我攏無咧注意聽。阮趕袂得通共阿布載走，機車發予振動。

「等咧！」Oo-jí-sáng雄雄佇後壁喝。

「這包提去，昨昏買的。」伊共一包飼料拊予我，拄開過的。

「閣有這……」一組牽狗的索仔，藍色、中古的。伸手欲共接過來的時，我擔頭斟酌看這個oo-jí-sáng。剃平頭，倒片目睷仁白霧，面上一寡皺痕、一寡老人斑，喙齒落一齒，開喙的時烏烏一空，講話落風落風。煞淡薄仔熟似面。

「阿發仔，愛乖乖喔！」伊輕輕仔摸阿布的頭。是講，啥人是阿發仔？

「顧予好，莫閣予烏白走。」伊越頭，跛一下、跛一下行轉去厝，門關起來，巷仔底恢復原本的恬靜。

機車我騎，阿俠坐後座，機車戇一下，阿布起來跔踏仔頂，閣戇一下，『三貼』。

「多謝你！」我細聲仔對紅色鐵門講，伊應該無聽著。

老人共門關起來，外口彼台oo-tóo-bái的聲愈來愈遠。

伊坐落來，懣神懣神，看向塗跔彼塊空空的塑膠盤仔。過一睏仔久，才跔頭跌掌咧，杳杳仔起來，共塑膠盤仔和塗跔的紙坯收收起來，雙手佇褲跔拌拌咧。規房間干焦賭電視的聲。

「阿母，我轉來矣……阿布咧？閣走出去喔？」

「曷知！欲入去煮食的時猶佇咧，免驚！這馬有縛索仔，袂無去啦，先來食！」阿母那講那扒飯。話拄講煞，看著阿爸用索仔牽阿布轉來，索仔藍色的、中古。阿布的額頸加一塊鐵牌仔，揣轉來隔工，阿俠隨去定做，正面寫「我是阿布」，後壁面寫我的電話。啊若彼條紅色的香火袋仔，是阿爸去共土地公求的。

「我拄才牽阿布去夜市仔，逐家看伊轉來矣，攏佢歡喜咧！」阿爸笑哈哈。「今毋緊來食！」阿母共阿爸貯飯，阿爸捧過去，夾兩塊滷肉，裂做一絲一絲閣攪肉湯，用箸拈拈咧，規碗碇落去阿布的鐵飯殼仔底。「真久無予食好料矣。」阿爸共好料園落去，阿布開始掙，尾嘛拚命掙。

一個月後，騎機車經過培英路，想講去看彼个oo-jí-sáng有佇咧無。幹入去巷仔底，看著生銹的紅色鐵門外口，掛一塊塑膠枋。「招租：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」。鐵門內底已經無紙坯佢歹銅舊錫，清氣tang-tang。

這時陣，oo-jí-sáng的面模仔又閣浮現腦海。倒片目矚仁白霧，平頭……愈想愈熟似面，到底進前佇佗位捌看過？

突然間，心肝頭嚟一下！我想起來矣。機車歪頭，沿路直從去，來到新羅派出所，落車去揣壁頂彼張揣人的告示。

見真一看，煞毋是一個月前看過的彼張，已經換一張新的矣。